

舊中國的第一角

李 普 作

中 原 新 華 書 店 印 行

角一的國中舊

作 著 李

行 印 店 書 華 新 原 中

舊中國的一角

著 者 李 普

出 版 者 中原新華書店

經 售 處 各地新華書店

一九四九年三月出版

中總(復) 1 — 3000

題記

這幾篇東西最初以『豫北蔣家天下的解剖』爲總題，連續發表於晉冀魯豫行政區的人民日報。時間是一九四七年四月，那時記者奉新華通訊社之命，在劉伯承將軍所部前線工作。那次進軍豫北，耳聞目見，確實使我們驚異到了極點。我曾經這樣寫道：『所有這一切，究竟是新聞呢，還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歷史呢？』隨着人民解放戰爭驚人迅速的偉大勝利，相隔不到兩年，整個蔣介石集團的統治都已被趕到了歷史舞台的邊沿，很快就要被肅清，送進古物陳列館去。中國已經成了人民的中國，再不是蔣介石那一夥的了。但是，他們二十多年來血腥統治的罪惡的痕跡，還須要我們努力清洗，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把新中國建設起來。特別是肅清封建的殘餘，乃是一個長期的任務。以舊中國的一個角落爲例，看一看那鮮血淋漓的景象，以面對當前艱巨的工作，對於我們新中國的建設者們，還是有着若干現實意義的。可惜我寫得太少，太不深刻，以致

使這個小胖子只能以這樣寒慚的面目出現，這是我深深覺得慚愧的。

一九四九、二、三。

目錄

題記

記豫北的土霸王們

進入土霸王的王國

記土霸王的京城

蔣家朝廷和土霸王

漫畫孫殿英

一一

一六

一二

七

一

一

記豫北的土霸王們

一九四七年四月記者隨劉伯承將軍麾下某部進入豫北國民黨佔領區，耳聞目見，使我驚異到了極點。原來這一帶有如春秋戰國，大大小小的土霸王各自霸佔一塊地盤，在蔣介石政府的正統名義之下，以極端落後和野蠻的方式施行統治。他們的歷史和作風大抵相同，大部份出身於土匪，少數是當地的豪紳。抗戰初期，大家都得到蔣介石的正式分封，接着，在蔣介石曲綫救國論的指導之下，大家正式投降敵人，蔣介石和日本人同時給他們以番號，敵人投降以後，蔣介石幾度改變過他們的名稱，可是不管怎樣，他們的封建采邑總是固定不變的，他們總是固守着他們的巢穴。

1
那年四月上旬，劉伯承將軍某部先後解決了其中的三個，一個叫程道生，一個叫扈全祿，一個叫司華生。那時程道生是所謂「河南第三專區民衆自衛集訓總隊第一團」團長，扈全祿是第四團團長，但是他們各人都有一所規模不算太小的兵工廠。扈全祿率殘部逃跑之後，記者隨即進入他的巢穴，首先參觀他

的兵工廠，全廠有五十多個技術工人，平均每三天可以出輕機槍一挺，或每天出步槍一枝。廠址在平漢路濟縣車站西北不足十華里的龐村，成立於民國三十三年底。那時候，他是偽第六方面軍暫編陸軍獨立步兵第十六旅一九六團團長，離敵人的鐵路線和車站這樣近，要不是敵人的死走狗，誰能夠這樣做？

扈全祿和程道生一樣，都是土匪出身，自從取得蔣介石的正統名義，他們就學會了蔣介石徵抽壯丁的辦法，由保甲供應兵源。

原來每一個壯丁進入扈全祿的兵營，都要找一個保人，如果本人逃跑了，由保人負責追問他的家屬，從近親遠親以至於老親戚，如果所有這些人或保人自己都不夠當兵的條件，再由保甲重新補交一個。因此這一帶的老百姓把扈全祿的兵叫做「輩子兵」或「輩輩兵」。

大土匪大偽軍頭子孫殿英，那時正盤踞湯陰，是蔣介石的所謂「暫編第三縱隊司令」。據說他『鼓勵』部下鞏固部隊的辦法是這樣，假定你這個連長的一連人減少到只夠編一個排，就降你爲排長，只夠編一個班，就降你爲班長。因此你非得隨時防止士兵逃跑，隨時設法補充兵員不可。扈全祿的辦法彷彿也是這樣，我在他的辦公室中發現一批文件，其中有許多他部下給他的報告單。

大都是這樣寫的：『竊職隊於×月×日增補列兵×名，茲將姓名年齡籍貫及保人姓名開列如下，呈請鑒核備查。』（標點是記者加的）

那次記者訪問了十幾個解放的士兵，幾乎全部是抓來頂補，而不是原來保甲強派的。文件中又有一大批扈全祿的部下向他報告『某月某日失蹤列兵×名，抓來頂補之家屬×名』的報告單，並註明着兩者的關係。以兄弟叔姪互相頂補的爲最多，也有外甥跑了把舅舅抓來的，也有父子相頂的。比如小李莊的關玉良跑了，把他六十歲的老父親關啓泰抓了來，姜莊的李仲德跑了，抓來了他的十五歲的小兒子李紅丑。這不過是略舉一例而已。這是一種多麼難於忍受的災難，以致使一個做兒子的不惜把它推給自己的老父親，做父親的不惜把它推給自己的小兒子，並且不惜把追捕頂補人的苛擾帶給自己的家庭。然而這是國民黨政府所謂『民衆自衛集訓總隊』哩，多麼堂皇的名義啊！

爲了維持鬥志和防止士兵們參加解放軍來報仇雪恨，扈全祿規定凡被俘的士兵，保人和家屬仍舊要負責任，頂補缺額之外，還要賠償槍枝的損失。濬縣城西五十里劉莊的顏益告訴我，這是他第二次被八路軍解放。三十二年冬天打八路軍時，他被俘虜了，扈全祿們向他家裏要人要槍，恰巧八路軍釋放了他，

4
他回到家裏就給捉了來，並且賠了三百五十元抵一枝槍，那時候的錢值錢得多了。

作戰中被打死的，一般的不再追問家屬，但是還要看扈全祿們是否承認這個人真的已經打死，濬縣境內鐵路東側大八角村的馮香對我說，去年九月二十二日他的姪子在宜溝車站附近被八路軍打死了，扈全祿又把他抓了來。

這次在扈全祿的巢穴中除繳獲兵工廠一座和大批武器外，還有八千多担糧食，六十多斤鴉片，又搜出鐐銬六副，專門用以殺人的鋤刀一把。幾年來他屠殺了這一帶的老百姓和他自己的士兵約在四千人以上。一九四七年年年初他又活埋了他部下一營三連的連長陳少棠。那次被俘的他的二營營長和工兵連長，都爲我證實了這件事，只是說不知道爲了什麼。據老百姓說：是因爲扈全祿看中了他的女人。

一九四七年扈全祿是三十七歲，有三個老婆，先後有過八、九個丫頭，還有一個美其名曰話劇團的河南高腔班子，其中有三個女伶，丫頭們和女伶們在他自己蹂躪過之後，便賞賜給有功的部屬。好幾個老百姓又告訴我一件事，一九四五年他看中了濬縣教育局長的女兒，區區教育局長，那裏敢說半個不字，

祇得乖乖的送給他，這件事我還沒有找到具體的證據，雖然和我說起這件事的老百姓非常多。

他在經濟上的壓榨，更是殘酷到了極點，我準備在下一篇文章裏專門談一談。總之，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民，莫非王臣。」他的勢力範圍就是他的「采邑」，一切都是他的。

而扈全祿只不過是一個例子而已。整個豫北地區，蔣介石政府和日本人加封的這種土霸王，一共還有十多個。孫殿英是最大的，一九四六年在濮縣、滑縣之間活捉的何冠三和那次在安陽境內打死的程道生，規模都比扈全祿大。程道生在兵工廠之外，還有四部汽車，還有無線電和蔣介石的有關部門聯絡，那次作戰，蔣介石還派了美國造的飛機來幫助他。他們都是蔣介石朝廷的欽命官員，在蔣介石看來，唯有他們是合法的，正統的，一九四六年執行部的和平調處，蔣介石多方庇護他們。也是因為有蔣介石的正統的合法的名義，他們才這樣越來越肆無忌憚，然則蔣介石的正統究竟是什麼東西呢？

當我從平漢路東側五華里的大八角村到扈全祿的巢穴去的時候，找了一個老百姓帶路，那時扈全祿正在包圍之中，還沒有跑掉。出發之前，他坐在我的

炕上解開紮褲腳的帶子抓癢，一面喃喃地說：「能給咱治治咱這個病嗎？」問他什麼病，我以爲是腿上長了瘡，但是他向西邊指一指。我追問道：「你是說扈全祿嗎？」「是啊！」他神秘地點一點頭。

這就是蔣介石的正統，蔣介石的正統是人民的病，是人民的禍害。我們常常說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因爲他們總是從實際出發。然則這個病根子是什麼？不就是封建天子蔣介石和他的那一夥嗎？

進入土霸王的王國

那年四月五號晚上，記者隨軍到達平漢路東側五華里潞縣縣境的大八角莊，人民解放軍另一個部隊正在包圍豫北土霸王之一扈全祿的老巢，相距不過十多華里，砲聲和火光十分清晰。這地方正是扈全祿的『采邑』。我們叫開老百姓的門，請他們分一間房子讓我們住一晚，又再三叮囑他們不要害怕。

『不害怕，不害怕。』我的房東回答說：『我知道你們是好隊伍。』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告訴他我們是解放軍，因此故意問道：『你知道我們是什麼隊伍？』

『不管是什麼隊伍，打扈全祿的還會壞嗎？』他嚴肅地回答說。

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扈全祿的『臣民』發表對扈全祿的意見。以後記者陸續訪問了許多老百姓，答覆是一致的，『八路軍再不來，咱就活不下去了。』爲什麼呢？『啥也給要去了，吃的用的啥也要光了，每畝地打不到一石糧食，扈全祿要去了了一石二三斗。』究竟是怎麼要的呢，要去了些什麼呢？一個老頭兒

厭惡地答道：『想不出的他就不要。』

我在鄰近龐村的霍堂住了一晚，房東范樹桐從前是一位老教書先生，以前有六十畝好地，給扈全祿以每畝一斗糧的價格強買了去，又以三斗糧強買了他的七間瓦房和五間草房。『他要，你有啥法子！』老人家搖了一搖頭，好久不說話，他現在什麼也沒有了。

而扈全祿呢，現在究竟有了多少地，誰也說不清楚，許多老百姓說：那兩年來他們情愿把田地送給他，免得攤派。他們相信扈全祿總不會長久，隔解放軍這樣近，解放軍來了再要回來好了。可是扈全祿偏偏不再要地了。老百姓說：『他爲啥要買，還不是和他自己的一樣！』

范老先生告訴我：霍堂七十戶人家，每月要送十六担糧食和兩噸煤的錢給扈全祿。他一再肯定的答覆我，這是扈全祿自己要的，鄉公所攤派給他的還在。我問他怎麼會知道。他說：『我當然知道，我是讀書人，保上有時候寫寫算算，也找找我。』那麼，這些糧和煤有什麼名目沒有呢，沒有。這裏是他的『采邑』，這是他的『臣民』應該獻納的『貢賦』，如此而已！

但是，范老先生又說：鬼子在這兒的時候他還沒有這樣肆無顧忌。那時候

他每年只向每畝地要二斗糧。爲什麼現在會這樣呢？范老先生似乎很以爲我這個問題太淺薄，用老先生教年輕人的口吻回答說：「蔣老總來了，他硬幣了。一特別是在華北，蔣介石比岡村寧次更要脆弱，因此對扈全祿之類土霸王的依賴，比岡村寧次更要重大，這是一個人稍稍用點腦筋都會明白的道理。」

從一九四六年秋天起，扈全祿開始在龐村建築一座學校，那時還沒有全部完工。記者去參觀過，是一棟三進的大瓦房。雖然很土氣，更不合學校之用，規模却十分宏大。他強迫拆除了那塊地基原有的幾十間房，使十幾戶人家流離失所，而絲毫不給任何代價。所有磚瓦、石灰、樑柱、門窗、鐵釘、柴草等等，還有雜支費都由附近的鄉鎮保甲攤派，由扈全祿派人到各保各甲坐催。龐村鄉鄉公所所在地的第一保一共一百二十多戶人家，已經出了一萬二千多個磚以及其他等等，又出了一千六百來個工，而且要各人自己管飯。

根據不完全的材料，一九四六年三月、六月、八月，他修築和修補了三次工事，共計用了一千個人工，磚石四十七萬塊，石灰五千斤，木料數千根，其餘還有土坯、乾棵、麥秸等……，由濬縣縣府撥給鄰近的鉅橋、龐村、申屯等三個鄉鎮負擔，難怪老百姓們說：什麼都要光了。

他的經費、給養等等是由蔣記河南第三專署撥給鄰近的縣份負擔的，主要的是濟縣，這是他的基本采邑。除經費一項沒有找到可查的眼目外，從專署的通知書中統計，一九四六年十二個月共用軍糧十三萬九千多斗，馬干九萬斤，馬草二十六萬多斤，柴草一百五十多萬斤，還有一筆棉衣費一千六百多萬元。但實收數絕不止此，比如去年十月專署令撥糧一萬零五百多斤，他却「長借」了一萬一千九百多斤，令撥谷草一千五百斤，他却「長借」了十倍，計一萬六千八百斤，令撥麸料九百斤，他却「長借」了一百多倍共計一萬零八十斤。對於這樣一位土霸王，縣長鄉長當然都要唯命是聽。

除了人工當然由農民負擔外，所有的糧款，都按田賦的餉銀攤派，但是窮戶並不會比較輕鬆一些，因為真正連一畝田地也沒有的農戶，所佔比例數很少，最大多數是人口多而田地不夠，此外我們還要加上差役的勒索和鄉保長的貪污，老百姓的實際負擔，恐怕再加上一倍也不多。那次被解放的扈家兵士們對我說，那年年初以來扈全祿僅給他們每人發了一千元法幣，可是後來解放軍代他們收存法幣的時候，他們幾乎都有七八千元，有的還更多一些，這些錢是那兒來的？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間，扈全祿到新鄉去了一趟，給新鄉某方面扣押起

來，說他作惡多端，有人正式控告。結果是出了一大筆錢才贖了回來。那次俘虜的他的工兵連長，肯定的爲我證實了這件事，只是不知道究竟出了多少錢。原來這是大軍閥勒索小軍閥，洋霸王敲土霸王的竹槓。

所有這一切，究竟是新聞呢，還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歷史呢？